

# 年味什么味

□董改正

年味升腾在眼睛里。

首先是色。大红，中国红，红纸，红包，红梅，红围巾，红中国结，红对联，红窗花，红鞭炮，红烟花，红灯笼，红色的欢乐波浪。其次是物。故乡，老桥，溪水，老屋，巷子，老树，情结附在物上，它们撑起空间，提供情感栖息的道具。再次是人。白发的娘亲，沉默的老父，见证彼此童年的伙伴和兄弟，熟知童年糗事的乡邻，还有，你偷偷喜欢过的人。这一切，都会被岁末年初这一截世俗而神性的时光照亮，让你回味来路，让你不惧归途，让一盆温暖的清水洗落仆仆风尘，让一颗心像一只鸟那般，回到铺满羽毛的小巢。

年味缭绕在耳朵旁。

大街上，超市里，“恭喜恭喜中国年，欢歌笑语连成片”，

唱了一年又一年，却不如人所弃；音箱中，手机中，“我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”，俗了一岁又一岁，却让人开怀。大促销的殷勤，打招呼的客气，话语中抑制不住的欢喜，都在叫醒耳朵：年来了。归来吧！归来哟！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”，没人嘲笑你豪情万丈，即使你空空行囊。我们都是故乡的游子，都是岁月的行人，年是我们的故土。

年味萦绕在心田上。

也许是一场雪，也许是一阵风，也许是一首歌，也许是一个梦，也许是一句乡音，也许是一个问候，你的心田上就氤氲起乡愁的云雾了，你的眼睛中就朦胧起乡愁的水雾了。你的心颤动起来，像春水中的水草，像满湖的白月光，像柔软的笛声。你再也不能安坐，你的心已提前上

路，你要赶在时光之前，把那一杯思念饮尽。

年味跳跃在味蕾上。

大雪前后，腌鱼腌肉。腌鸭，腌鹅，腌鸡，蒸着真好吃，烧黄豆尤其好。腌肉以五花肉为好，一刀长条，约二斤，三五刀一并腌制三五日，拣晴好天气，以桑木穿过，晾于檐下，且不说闻着如何，看起来心就舒坦。若是割一块置于饭头蒸熟，可消一岁块垒，可邀一夕尘梦。

腌鱼同理，不过一般以竹条穿腮晾干为好。鱼以长江长条翘嘴白为好，青鱼好在刺少，草鱼腌制好后，背脊肥腻，尤其好吃。鲫鱼不要腌，晒干了，像个鱼形灯笼，尽是骨肉。

二十五，做豆腐，豆腐脑拌红糖好吃。熬糖浆，锅沿凝滞的浆体以筷子挑起，牵丝三千丈，

好吃。炒米糖好吃。做米面好玩，老母鸡汤下米面，食之不枉此生。杀鸡，杀猪，杀猪汤好吃。猪肉炒生腐好吃——“单干户，猪肉炒生腐。”这是七零年代末分田到户时的民谣，好吃的还有好多，简直停不下来。

我们如同候鸟一般年年迁徙，为的是家在，故乡在，亲人在，朋友在，母亲的菜热气腾腾，童年的味道在。那么多年味，四面八方的年味，各种感官的年味，汇集在心里，荡漾出令人泫然欢喜的年味。

年味什么味？年味就是“黏”味，是友情的“黏”，是亲情的“黏”，是乡情的“黏”，是纵使半生离去，华发依旧归来的“黏”。年是黏稠的糖浆，把我们甜蜜地粘在一起，因此温暖，因此安慰，因此不再害怕孤单。

## 去昆明过冬

□尹画

寒风一起，就想找个暖和的地方待几天。这个冬季，我跑去了昆明，这个四季如春的城市，每到冬天就让我魂牵梦绕。

昆明有个母亲湖，名叫翠湖。没有翠湖，昆明就不成其为昆明了。当年，西南联大的汪曾祺、朱自清、闻一多等就住在翠湖边，闲暇时常来翠湖边散步。

冬天的翠湖，最生动的是海鸥。每年冬天，成千上万只海鸥自西伯利亚飞来翠湖边过冬。雪白的羽毛，红通通的嘴唇，像抹了口口红，所以人们叫它们红嘴鸥。我惊叹翠湖边有如此多的海鸥，它们静止地停歇在电线上，像一排姿势划一的列兵侦察员。也喜欢动态的海鸥，矫健的身姿，翩翩跹跹，满目一片闪亮的白，忽而东，忽而西，忽而飞得很高很高，忽而刷一下降落到水面。天空是它们的，湖水也是它们的，翠湖的海鸥拥有无边无际的幸福。

隔天，去昆明著名的观鸟景点海埂大坝，继续看海鸥。远山如黛，脚下就是清清的滇池水。那里的红嘴鸥比翠湖的还

要多。翠湖的海鸥，像女人，即使也能扑楞楞飞得很高，气息还是温婉柔美的。而海埂大坝的海鸥，由于有绵延的西山和壮阔的滇池打底，力量和气质更似男人。它们不怕人，就在人群上空飞来飞去。大坝上很多游客带着面包喂来喂去，一群海鸥就呼啦啦飞过来抢，大人们也像孩子似的发出咯咯咯的笑声。那天，我恰好戴着顶白色帽子，涂了口口红，站在海埂大坝上，听着刘家昌的老歌《海鸥》，突然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红嘴鸥，我也像西伯利亚的海鸥们，飞来昆明过冬了。

上海的冬天，路边行道树大多光秃秃的掉光了叶子，可是在昆明，却能看到像春樱般的花朵，让人错觉走在春天里。从酒店步行去海埂大坝，会路过一条名叫红塔西路的路，两侧冬樱盛开，举目望去，粉红一片，望也望不到边。问过昆明的朋友，才知红塔西路种有600多棵冬樱花。冬樱是昆明的特色树，“看冬樱花去”是昆明人冬天最美的仪式。这种树，和春

天的早樱一样，开粉色的花朵，所不同的是，冬樱只在冬季里才开，所以叫做冬樱花。

我是第一次看到冬樱花，从树下经过，不时有花瓣自天空飘落，落在发上、肩上，纷纷洒洒。“哎呀连声赞，花满红塔路。”看那瓣瓣粉色轻轻飘扬，我便情不自禁篡改了一句日本俳句。

来昆明过冬，还想学西南联大学生泡个茶馆，最好是那种老式的茶馆。走了一条联大学生以前喜欢泡的“茶馆之

路”，翠湖、西仓坡、府甬道、文林街、文化巷，可惜仍没找到理想的茶馆，如今的茶馆都太现代了。重回翠湖边，在湖畔随便找了家茶馆，要杯普洱，露天坐着，看看行人看看树，看看白云看看鸟，突然想，这不就是理想的茶馆吗？有理想的下午，理想的天气，理想的风景，理想的旅伴，理想的茶水。最关键，我待的地方就是几十年前联大学生待过的地方。如此一想，便觉得昆明的冬天更暖融了。

## 体悟

## 微温如米酒

□章铜胜

陆游在《游山西村》一诗中说：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。”诗中所提到的腊酒，就是以糯米为原料酿制的米酒。家酿的米酒，白色而浑浊，口感清淡微甜，但也是有一些酒劲的，我不敢尝得太多。

腊月里，看见家里蒸了一些糯米饭，心里还在奇怪，这个季节蒸糯米饭干什么呢？可是心里疑惑归疑惑，也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，过了几天，也就忘了。后来，在冰箱里看见一大罐子米酒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那些糯米饭是用来做了米酒了。那罐子米酒已经色如米汤般浑浊，想来是已经做好了。我舀了一点出来，尝了尝，微甜而有些清淡酒味，口感还是不错的，心下欢喜。

知道家里有酿好的米酒，早晨起来，不再像往常那样，出去找喜欢的面馆，然后要一碗面条当早餐了。每天舀大半碗米酒出来，磕两个鸡蛋在里面，放到锅里蒸上一会儿。看着蛋白渐渐凝固，蛋黄还未全老，有流动的状态时，就将碗端出来，一股清甜的酒香味便随着热气弥漫开来，鼻子凑上去，贪婪地嗅上一嗅，便有了小小的满足感。

捧着一碗滚热的米酒煨蛋，手里暖暖的，冬日里，我喜欢手心温暖的感觉。就这样静静地捧着碗，看着热气从碗口冒出来，嗅着清甜的酒香，随着它慢慢变得微温，心里总是溢满了浅浅的期待。用勺子舀一点带着米粒的米酒，轻轻地啜一小口，抿着嘴，任凭它在嘴里流动，在米粒停留的地方，汤汁流走，刺激味蕾的是流动的酒液，淡而真。蛋白有一点咬口和韧劲，流动的蛋白，在口腔里流动着蛋香，也流动着一点温暖。一碗米酒煨蛋，很快就吃完了，感觉暖胃，也暖身。在冬天，渐渐地喜欢上了一碗米酒煨蛋，那是一点微温的幸福。

最近，我调到凤凰山景区工作了。冬天，正是景区最萧条的时候，可我依然喜欢上了这里。也许，景区的环境对于我来说，是最相宜的。初到景区，只要不下雨，我每天都会到景区去转一转，看远处的

山和近处的湖、看路边牡丹枝端萌出的粒粒紫芽和海棠枝头点染的点点胭脂，听林间的鸟鸣和路边的溪声，也会想一点自己的心事。

阳光好的时候，山朗溪清。有雾的早晨，我更愿意走在一片雾岚朦胧的山路上，看相思树的风景，看河畔高大的水桦，也看路旁的人家。在风景里行走，总喜欢走走停停，停在树旁，看树；站在桥上，看风景。那些古树以虬枝铁干的坚毅温暖了我的目光，那一路的风景也温暖了我冬日里的心情，就像此时透过树梢的一缕阳光，洒在我的身上，围着我，也追逐着我。在树旁和桥上的我，是不是也会温暖别人的目光，温暖别人的心情呢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

这点微微的温暖，如清晨捧在我手里的一碗米酒煨蛋，只有你捧在手里，看在眼中，记在心里，才能感知到它的微温吧。微风轻吹过，微温却是不易感知的。

早上，读了一篇关于王阳明的文章，记住了“良知，致良知，知行合一”这几个词，心里竟有了微微的感动。阳明先生的治文武功令人敬仰，他的思想更是遗爱后世，这些源于良知、致良知的格物致知，在这个冬日清晨的冷雨里，却微微温暖了我。看着书橱里朋友送的一套浅蓝色封面的《船山遗书》，心里不免有些不安起来，它们静静地在那儿待了快一年了，我还没有打开过它们，阳明先生思想的温暖，朋友的美意，于我竟有了一层隔膜，如罐子里的米酒，它需要加温，也需要你细细品尝、感知。

米酒的微温，是我细细品尝到的。冬日阳光的微温，我在阳光里感知到的。阳明先生思想的温暖，我是应该用目光去抚摸，用心灵去感知的。我不想错过微如米酒的一点温暖。



本版制图 / 王军

## 世相

## 年不忙

□朱辉

大约七八岁时，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对于家里是有用处的。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买东西都要凭票。过年前是票据发放最密集的时段，什么布票、香烟票、肉票……这么多票就意味着要排这么多次队，这些队伍往往就很不新鲜了。前两年，我侄儿到我父母家拜年，常常自带刚买的蔬菜。平日里七八元一斤的泥蒿，初一、初二时，勤劳加班的菜贩卖到二十五、三十元。刚开始，我父母心疼得不行，侄儿他们就灌输健康饮食思想，说吃了变质蔬菜得病，治病可不止花几十元。渐渐地，老人对于这种败家行为，虽不认同却也默认了。表现为忙年上，就是减少了蔬菜储备量。

到了本世纪初，商品房渐渐普及，改变了过去几十年的居住模式，已婚子女大多不和老人挤在一起了。这种改变使得家庭趋于小型化，忙年就相当于是举办奥运会变成了办亚运会、全运会、省运会……需要筹备的物质质量大为减少。而人均居住面积增加，室内清洁卫生状况，平日里维护得就很不错，自然不需要节前过于劳累地集中大扫除。

到了近几年，年轻人工作压力越来越大，忙年差不多就成了中老年长辈的专利，最主要的内容集中到了“吃”上。一是储备春节前三天一直到大年初八的蔬菜、荤菜；二是制作一些本地特色

的节日美食，比如晾晒腊鱼、腊肉、灌香肠……

肉食还好，蔬菜堆头大，两个冰箱估计也放不下十多天的储备量，于是大部分只能室温下保存。我们这儿处于江南，遇上寒冬，这些储备菜往往就很不新鲜了。前两年，我侄儿到我父母家拜年，常常自带刚买的蔬菜。平日里七八元一斤的泥蒿，初一、初二时，勤劳加班的菜贩卖到二十五、三十元。刚开始，我父母心疼得不行，侄儿他们就灌输健康饮食思想，说吃了变质蔬菜得病，治病可不止花几十元。渐渐地，老人对于这种败家行为，虽不认同却也默认了。表现为忙年上，就是减少了蔬菜储备量。

今年岁末，猪肉价格虽然回落了一些，仍远高于往年同期，鱼价也略高，这些天发现小区里腌鱼、腌肉的人家明显少了，这其实是个好事。腌鱼、腌肉并非健康食品，尤其不利于“三高”人群健康。这类美食起源于没有冰箱的古代，当时腌制属于防止储存肉食变质的“刚需”。时过境迁，腌制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实际意义。象征性地制作一点，浅尝即可，不宜大量食用。

如今谈及“忙年”，或许只有50岁以上人群有感。对于年轻人，只体现在工作比往常忙。相信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过年会越来越不需要忙，“忙年”早晚晚会成为一个古汉语词汇。

鼠居十二生肖之首，农历鼠年，意味着又一个生肖小循环开始。但是在民俗之外，生活中，鼠会偷窃食物、毁坏物品、传染疾病，对人的财产和健康造成很大危害。早在《诗经》时代，就充斥着各种对鼠的控诉：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”……对鼠有皮，人而无仪”……人类对鼠的恐惧和厌恶，通过基因代代传递，很多现代人至今看到老鼠，仍然会产生下意识的畏惧心理。这种矛盾复杂的情绪，在历代笔记抄本中也多有体现，不少关于鼠的史料记载，充满了奇幻的色彩。

明代《五杂俎》记有一事：万历年间，京城储粮的太仓库有一只巨鼠，糟蹋损毁粮食无数，人们受环境所制，拿它一点办法没有。主管官员多次征募悬赏，让周边居民带猫到粮仓里捕鼠，奈何这只巨鼠实在凶悍，进入粮仓的猫，来一只被咬死一只，像是在对人们发出嚣张的挑战。主管官员听说有一户民家养的猫体形硕大，性烈如豹猫，便出重金求购，把巨猫放入粮仓。

这个故事到了清代，仍然具有广泛影响。《清稗类钞》记叙，清代，湖南益阳县衙鼠多成灾，但历任县官都不敢养猫，因为传说官署里有只鼠王，轻易不出来，鼠王若出，会对主官的仕途不利。所以历任县官都会专门拨出一份官粮，用于饲喂县衙里的老鼠。见鼠时人仍相信鼠亦有灵，把养鼠视为可以记功的阴德。

## 人鼠之间

□青丝

的作者谢肇淛擅长养猫，了解猫的习性，他评论说，当事人还是低估了巨鼠的能量，若能同时准备几只猫对巨鼠发起群攻，便不至于付出损失那么多猫的代价。

明代《客座赘语》记载的“鼠脱卷”更奇。嘉靖十九年（1540年）庚子科乡试，考官批阅试卷时，把淘汰的卷子随手丢到地上。考生颜芳的卷子已被掷于案下，不料过了一会，卷子又出现在考官的桌上，再丢，又重新出现在考官的桌上，如此反复。考官大惊，假装躺在床上睡觉，眯着眼睛偷偷观察是怎么回事，见有几只老鼠合力把颜芳的卷子拖到自己的书桌上。考官心下骇然，认为此人有神灵相助，遂录取颜芳为第八十三名举人。发榜后，考官询问颜芳，你家必有阴德，不然老鼠何以助你？颜芳答，他家已经三代不曾养猫了。

这个故事到了清代，仍然具有广泛影响。《清稗类钞》记叙，清代，湖南益阳县衙鼠多成灾，但历任县官都不敢养猫，因为传说官署里有只鼠王，轻易不出来，鼠王若出，会对主官的仕途不利。所以历任县官都会专门拨出一份官粮，用于饲喂县衙里的老鼠。见鼠时人仍相信鼠亦有灵，把养鼠视为可以记功的阴德。

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

## 杂笔

## 千年九龄

□林友侨

文学史家评价，张九龄的五言古诗，诗风清淡，以质朴的语言，寄托深远的人生感悟，对扫除唐初沿习的六朝绮靡诗风，贡献很大。苏东坡过梅岭时曾祭拜过这位前朝名相，留下了“江南作相人始，岭表孤忠独我公”的慨叹。也就是说，张九龄是“南蛮之地”有史以来走出的第一位宰相，因其显赫的地位和文学建树，他理所当然成为岭南文化的先驱，对岭南诗派的开创起到了启迪作用，被誉为“岭南第一人”。

我肃立张九龄墓前，迎着徐徐山风，一股怀古幽思难以派遣。想他张九龄自幼聪慧，能诗善文，有济世大才。可他性格耿直，直言敢谏，先是与朝廷重臣姚崇意见相左，后被奸相李林甫毁谤排挤，三度入京，几番沉浮。

纵观张九龄一生，有两件事对岭南经济、文化影响最为直接、深远。

先是“去官归养”回到岭南后，向朝廷“状请开大庾岭路”。张九龄想要开凿的大庾岭梅岭古道，是中原出入岭南的必经之道，当年“人苦峻极”，行走不便，不利于岭南的开发。岭南近海，海岸线长，海外贸易有天然优势，唐代的广州已成为海上交通门户大港。故开凿梅岭古道，改善南北交通显得尤为迫切。

张九龄建议很快得到朝廷批准，于是他亲自踏勘现场，指挥施工。古道修通后，成了中原腹地到达广州、出南中国海直线距离最近、最便捷的一条路，不仅为岭南经济发展、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，且造福后世。到了宋代，北方蛮族进逼，大量中原人避乱南迁，他们正是通过梅岭进入岭南。

再就是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，为岭南铺了路，树了榜样。

从古至今，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乐山者性善，乐水者心宽。唐朝名相张九龄生在粤北山区，却心怀大海，寄情明月。月光如水润南粤，大海有潮起珠江。千年前海上高悬的一轮明月，还照着今日郁葱葱的岭南。岭南，自当行稳致远，不负前贤！

居住这样的小院，如果房间里再有一顶古人曾经用过的梅花纸帐，该有何等雅致。梅花纸帐，就是在一张床的四角竖起四根黑漆柱，上横架一个顶罩，在顶罩和床头、床尾以及背壁三侧用细白纸蒙护起来，在上下床的一侧悬挂帘子，就做成了一个纸帐。在纸帐之内的四根帐柱上各挂一只锡制的壁瓶，瓶中插上新梅数枝，清香四溢。

范成大在《梅谱》中说：“梅以韵胜，以格高，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石着为贵。”吾乡在过年时，蜡梅与梅花次第绽放。插梅，或插细枝红梅，或插鹅黄蜡梅，只等美人来嗅。

一岁梅，对一岁；一岁梅，对一个人。插了梅花便过年，有一种岁月前行的义无反顾，过来的岁月，不管它过得怎样，开心也好，失落也罢。纵是对将要逝去的年岁充满留念，用一枝梅花，挥一挥手，作清香四溢的珍重道别。

等到一觉醒来，东方既白，华光映堂，淡雅清香中，已是新的一年。

我也想到